

■灯下漫笔

盲道多弯有悖无障碍建设

□沈栖

据近日《人民日报》报道，截止去年年底，全国系统开展无障碍建设的市、县达到 1737 个。全国村（社区）综合服务设施中已有 80% 的出入口、52% 的服务柜台、34% 的公厕进行了无障碍建设和改造。虽说我国各地无障碍建设尚未达到“全覆盖”，但对那些特殊人群而言，已是带来了福音。

在无障碍建设中，盲道无疑是一项带有普适性的工程。然而某些地区的盲道设置并不科学，也不实用。2012 年 11 月，媒体曾报道过乌鲁木齐“最牛”的盲道 150 米 18 个弯，舆论哗然；日前山西太原打破了这一记录，百米盲道竟出现 35 个弯，或避开新移植的树木，或绕道大腕企业名牌产品的灯箱广告，或方便车站乘客上下车，或给道路拓宽让步，盲道成为了“弯弯绕绕”。这显然是有悖城市无障碍建设的要旨。

盲道一般由两类砖铺就：一类是条形引导砖，引导盲人放心前行，称为行进盲道；一类是带

有圆点的提示砖，提示盲人前面有障碍，该转弯了，称为提示盲道。盲道犹如盲人静态的眼睛，它被铺设在人行道上，是为了方便盲人出行而设置的。在盲道的引导下，盲人可以通过自己脚底的感觉找到安全的前行方向。试想：盲道多弯对盲人而言，无疑是障碍多多，不利其出行。

倘若溯源，盲道滥觞于 1961 年美国制定的世界上第一个《无障碍标准》。屈指算来，我国铺设盲道的历史并不长。1991 年，北京市政府为解决橡胶五金厂 200 多位盲人职工上下班问题，在海淀区铺设了第一条盲道；10 年后，即 2001 年 8 月 1 日实施的《城市道路和建筑物无障碍设计规范》，将城市中新建、改建的主路必须铺设盲道作为强制性条款被要求执行。我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三十四条更是明确规定：“城市主要道路的人行道，应当按照规划设置盲道。”为盲人方便、安全出行计，一个城市不止是要“按照规划设置盲道”，而且盲道的铺设理应是尽可能直些，减少

“S”形。

如此富有文明底色、人文情怀的设计规划，在具体的实施过程中却离了谱、走了样，盲道屡屡被讥为“盲目建成的道”，铺设盲道并未对盲人行路带来应有的帮助。更为令人堪忧的是，盲道常有被侵占和“让位”的现象。尽管各地都出台了一系列盲道的建设使用规范性文件，但落实的情形并不尽如人意。最为明显的状态是，当盲道与正在设计施工的市政建设出现“打架”时，“让位”的往往是盲道，诸如商家的施工、道路的扩建、楼宇的翻造，一些围挡和护栏堂而皇之地摆放在盲道上，使之形同虚设。盲道竟然成为了有关部门和市民的“盲区”——视而不见。

毫无疑问，城市设置盲道不是给健全人“看”的道，而是盲人脚下可以放心“走”的路。诸如百米盲道 35 个弯，看似区区小事，实则关涉城市规划建设问题，说具体些，就是“健全本位”与“残障缺位”问题，凸显

■世象杂论

闲话“高帽子”

□唐汇寅

本文的高帽子，不是过去给土豪劣绅、五类份子和臭老九戴在头上游斗示众的帽子。那种帽子谁都望而生畏，唯恐被戴上摘不下来。也不是厨师头上的白色高帽，那个帽子的高低表明了厨师的级别和厨艺的高低。

这里的高帽子最先见于《北史·能安生传》：北齐的宗道晖“好着高翅帽、大履，州将初临，辄服以谒见。仰头举肘，拜于履上，自言学士比三公。”齐道晖自产自销高帽如同人爱穿衣打扮美容一样，无非想拔高一点自身的形象，向善求上之心乃人之常情。但人贵有自知之明，自己的斤两不能与高帽子相距甚远——大学校长开口就念错别字便与身份极不相称，哪像博览群书的人。

王婆卖瓜自卖自夸，难于被人认可。旁人为你抬轿子吹喇叭可大不一样。李汝珍的《镜花缘》记载海外有个翼民国（请注意不是贪官富豪转移资产的移民国），那里的人“个个身长五尺，头长也是五尺”。为何身高与头长比例失调？遍游天下广见闻的多九公解说：“老夫闻说此处最喜奉承，北边俗语叫作‘爱戴高帽子’；今日也戴，明日也戴，满头尽是高帽子，所以渐渐把头弄长了，这是戴高帽子戴出来的。”

“奉承”是一种隐形的精神贿赂，虽与物质贿赂不同，受贿者也同样喜欢。制作高帽子无需材料和工本费，“人有多大胆，地就有多高产”。一旦吃了熊心豹子胆，造出比珠穆朗玛峰还高的帽子也只消嘴巴两块皮，丝毫不费力。唯其价廉物美，这样帽子才满天飞。

贾岛写诗“两句三年得，一吟双泪流”，时下只需用好电脑回车键，打出分节的文字，就可以自诩为诗人。某厅官写了一篇令人大跌眼镜的《平安经》，居然得到当地众多学者和媒体及下级的吹捧，被誉为“儒林巨制”，定价 45 元，电商平台上甚至卖到了 299 元。捧场的一多，时间一长，这厅官还真以为自己是文豪。此外，他头上还有法学博士、书法家等多顶高帽子。恰似翼民国的

人，满头尽是高帽子，渐渐就把头弄长了。“头弄长”隐喻的是鸦片上瘾、喝酒过量，醉醺醺地忘记了自己的本来面目，既自欺又欺人。谁知在公众面前一亮相，马上就原形毕露。国人多有官本位意识，没有那些高帽子大家不会小看这位厅官，现在落差一大反让人不齿了。

拍他马屁的也太过分，失去了底线。须知帽子的高度得适可而止，太高的帽子殊难承受。比如厨艺的提高没有止境，厨师的帽子也随之拔高无上限就有问题了：一是太高的帽子戴在头上摇摇晃晃不牢靠影响操作；二来帽子高到触碰了厨房的天花板，岂不是举步维艰。建议美食家协会给厨师的白帽子设定一个极限高度，不能在顶峰之上还有最高峰、最最高峰、最最……

制高帽子虽不要昂贵的材料和工本费，技术性却很强，送人时必须滴水不漏不着痕迹，还要投其所好，让接受者喜出望外、心花怒放。

相传清朝有名的才子袁枚二十多岁就名满天下。他被任命为知县后，去向老师辞行请训。老师问：“官不是那么好当的，你年纪轻轻就当上了知县，有什么准备？”“我没有什么特别的准备，只带了一些高帽子，准备见人送一顶。因为人人都喜欢戴高帽子。”老师听后很不满意：“为官要正直，年轻人怎么能搞这一套？”袁枚不慌不忙地回答：“社会上的人都喜欢戴，有几个人像您老师这样不爱戴的。”老师转怒为喜，认为他说得对。学生奉送了高帽子，老师还浑然不觉，技艺高超啊！

老师反对给别人戴高帽子，却喜欢别人给自己戴高帽子。世上酷爱高帽子的人甚多，但又假惺惺地批评送帽子的人。袁枚深谙其中奥妙，知道靠这套本领能够在官场上纵横捭阖、左右逢源。其实，他从骨子里瞧不起爱戴高帽子的人。从老师家告辞出来他就得意地说：“我准备的 100 顶高帽子，还没到任就送出去一顶了”。只因世风日下，他又不得不入乡随俗。



江南水乡

毕一凡 摄

■并非闲话

一封表扬短信催发反思

□司徒伟智

一直就欣赏有传奇生涯的历史人物，却也遗憾，当年竟没拜访一回郑超麟。老是感觉忙，想拖一拖，结果就应了西谚“取道于‘等一等’之途，终入‘永不’之室”。

当然晓得，这位同城的老先生，在中共草创期即已崭露头角，属旅欧的青年马克思主义者之一；嗣后留学苏联，再奉命回上海，参加过五卅运动和第二次、三次上海工人武装起义等。资格老，见识广，连邓榕写《我的父亲邓小平：激情年华》，都曾赴沪咨询讨教。

没想到，还真会有与老人家发生交集的机会。上月底，从友人完颜绍元来电，得悉郑的孙女郑晓方想找到我，建立联系。随后就是短小的微信过来，表扬我一篇介绍《共产主义 ABC》的旧文，“把这本书的影响写透了”“研究成果令人佩服”。受表扬，该高兴，可我摸不着头脑的，是俄共这本理论小册子跟郑家有何关系？再细看她接着发过来的郑超麟回忆录节选，方知

《共产主义 ABC》即由郑老翻译！翻译的由来简单，党组织下属的印刷厂，1926 年有短暂间隙，“运动比较沉静了，传单需要得少了，排字部和印刷部都很空闲。经理同志问我有什么书印，我说现成的书没有，不过我可以临时译出来”。他看中布哈林和普列奥布拉任斯基的这本理论普及读物。于是在血火交织的革命激流里，争分夺秒急译急排，终告成功。

一边读回忆录，一边抱歉不已。因为在那篇旧文《启蒙中国——〈共产主义 ABC〉对中共的历史贡献》里，对于汉译版《共产主义 ABC》，我注明作者，却漏译译者。“忍看朋辈成新鬼，怒向刀丛觅小诗”（鲁迅诗），郑超麟当年是“怒向刀丛译新书”啊！顶着刀剑，拎着脑袋，像普鲁米修斯盗得天火，郑超麟引入共产主义学说的最清晰解读，小册子顿时不胫而走，革命者几乎人手一册。以致近七十年后，邓小平在南方谈话里仍念念不忘：“我的入门老师是《共

追逐阳光 志在彼方

□沈娟娟

起初，我是非常单纯把《你当像鸟飞往你的山》当作一本小说来阅读的，前后零零碎碎花了一星期看完。直到最后看见了作者的致谢才发现这是一本关于作者自己原生家庭的自传，一个普通女孩破茧成蝶，无数次撕碎自己，重塑自我的成长故事。

这本书讲述的是美国作家塔拉·韦斯特弗前半生的真实经历。她与父母及兄弟姐妹生活在爱达荷州的山区，父母是狂热的摩门教徒。塔拉在 17 岁前从未上过学。她每天与父亲哥哥一起拆解废料，帮母亲调制精油，每天囤积食品生活资料以防末日来临，并且按照父母所灌输的生活方式、意识形态生活。这本书中所描述的原生家庭极度扭曲，是我们所不能理解的。塔拉整个成长环境充斥着偏执、暴躁、自我感觉良好甚至是暴力。塔拉从最初的理解到怀疑、否定、厌恶、纠葛、挣脱、背叛、逃离直至最终的自我和解，从十六岁前只接受家庭教育到最终获得剑桥大学历史学博士学位，她经历了一段艰辛的过程，也实现了华丽转身，打破原生家庭对自己的束缚，最终找到心中的那座山。

“你当像鸟飞往你的山”这句话来自《圣经》诗篇，它有逃离和救赎的双重含义。塔拉从大山到大学，这是外在的逃离和救赎；但对于她来说，更重要的转变是内心的逃离和救赎。教育助她能像鸟一样从更高的视角看待自我，理性理解和接纳原生家庭对自己的影响，摆脱旧的自我，重塑新的自我。作者在接受采访时的一段话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教育意味着获得不同的视角，理解不同的人、经历和历史。接受教育，但不要让你的教育僵化成傲慢。教育应该是思想的拓展，同理心的深化，视野的开阔，教育不应该使你的偏见变得更顽固。如果人们受过教育，他们应该多听，少说，对差异满怀激情，热爱那些不同于他们的想法。”是的，我想我们所需要的就是保持多元的认知和思考，保持对知识的敬畏、对差异的包容。爱的力量固然伟大，但有时却无法战胜一切。依靠教育汲取能量，才能不断强大自己，走出头脑和心灵的围城，飞往属于自己的那座山。

一封表扬短信催发反思

□司徒伟智

产党宣言》和《共产主义 ABC》”。今天每逢重读，我内心里都要为其逻辑严谨加以通篇口语、生动有趣而赞叹。布哈林他俩堪称老斫轮、好作者，郑超麟则是译出其神韵的好译者。可你看我，却漏掉如此贡献卓绝的译者姓名。

抱愧过后，就是敬仰。之所以漏署译者姓名，也有情非得已——翻译者郑超麟未在书上署名，我一时也无从打探。而且，他是有意为之，执意如此：“我当时自己定了两个原则：不署译者姓名，不另支稿费”。他的好几本俄译汉理论著作，都一样处置。真是境界高蹈，“富贵者我如浮云”。他就是要让党记据艰苦的国库，尽可能减少支出，相反要为其增加收入。事实上，1927 年最畅销的三本书，就是《三民主义》《共产主义 ABC》和张克生的《性史》。《三民主义》是官费发送，张克生的书让“一班青年男女，弄得好像吃了狂药”，格调殊缺，真正进步书籍而实现较大盈利的就是《共产主义 ABC》。

但是郑超麟却不要一分钱！